生命的重量

■本报见习记者 刘雪妍

白血病患者路炎衡，直到来北京的前一天都想放弃治疗。而路子宽态度坚决，“我能救爸爸！我家不能没有我爸！”

9月9日9时许，河南新乡辉县10岁男孩路子宽走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分院的手术室。采完500毫升骨髓，他坐在轮椅上，自己拿着输血袋，从手术室笑着出来。推着轮椅的医护人员说：“他真的超乎我们想象，这么懂事的孩子太少见了。”

孩童供者，总让医护人员犯怵。有13岁的女孩走到门口就是不进手术室，也有孩子在手术室里蹦来蹦去，还有人看到针就哭闹。

是的，为父亲捐骨髓的子宽并非特例。可他又的确是个特例。

进手术室前，母亲让子宽疼了想哭就哭。“我不哭！”他说，“我是英雄，爸爸是美人。”

第一天“动员”

9月6日早上7点多，子宽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分院打第一针动员剂。

由黄晓军教授领衔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是全球最大的单倍体移植中心。所谓单倍型移植，是指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堂表亲之间的移植，只要求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部分相合。这一技术方案被国内外同行称为“北京方案”，曾经两度登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

按传统理论，造血干细胞移植（俗称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人类白细胞抗原一致。因此，供体来源不足成为世界性难题。

子宽和父亲的配型，恰恰是半相合。

如果没有8年前那些变故，这个河南辉县百泉镇西井峪村的普通农家，会过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平淡生活。

2011年初，路炎衡家的龙凤胎出生，一大家子还沉浸在喜悦中，5月，路炎衡的哥哥和妹夫在跑运输途中被疲劳驾驶的货车追尾，双双遇难。当年26岁的路炎衡成了顶梁柱，跑前跑后料理后事。11月，他发现面色发黄、心慌、流鼻血，想着是劳碌过度，没放在心上。

不适感愈发强烈，路炎衡先后去了辉县市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一附院，被诊断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即白血病前期。

辗转到了北京301医院，医生建议他进行骨髓移植，可家里没这财力，也找不到合适配型。路炎衡选择保守治疗，靠服药维持7年，农忙时还能开三轮车运粮。

去年8月，病情突然恶化，不输血就有生命危险。路炎衡的手上不见一丝血色，心脏承受重压，唯一的出路依然是骨髓移植。

今年3月，配型结果出来，10岁的儿子路子宽是最合适人选。

这个结果让全家人都无法接受，围坐着，只能哭。路炎衡坚决不同意，不断地说要放弃治疗，“孩子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能拖累他！”

医生反复告知，捐献骨髓对子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孩子恢复得也快。最终，路炎衡点头了。

子宽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比大人们坚决。听到自己只要胖到90斤就能作为供者，他拍了小胸脯，“我一定会让自己胖起来的！”

当时体重只有60斤的子宽，身材与名字相反，精瘦得像个小猴。

增肥，成了他生活的主题。3个半月，他从60斤增至97斤。

终于可以打动员剂了。这是一种名为“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的药物，用在捐赠者身上是为了动员造血干细胞至外周血，使其数量足够移植所用，捐髓前会按体质差异注射4到6天。

有病友家属告诉子宽这针不疼，他嘟囔：“针没打在你身上，你怎么知道不疼？”

大人之间聊起治疗，没人留意到孩子小声说了什么。他胳膊上的针眼，每天都在增加。

“我的细胞现在开始往外跑了。”他冲着护士笑，也对记者笑，眼睛又笑没了。这些细胞，将成为父亲生命的“动员剂”。

第二天“礼物”

路炎衡身份证上的数字是他的农历生日——这是9月7日子宽的姑姑与记者交流时说的。记者一看日历，今年生日不正是9月9日采骨髓的日子？

一家人忙乱得早已忽略路炎衡的生日。探视时，记者隔着玻璃打电话与路炎衡提及这事，路炎衡哭了。无菌舱内的他，发布了一条朋友圈：“儿子给了我一个珍贵无比的生日礼物……感谢儿子为我付出的一切。相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生日和重获新生，安排在了一天。”

子宽得知后，睁大眼睛，拉住母亲李金鸽，歪头说：“我送给我爸的生日礼物是骨髓。”他眯眼笑了，“其实是一条命啊！”子宽重复了两遍，母亲眼眶又红了，孩子其实什么都懂。

很多人最初认识这个10岁男孩，是从河南新乡电视台的新闻里——大盆的红烧肉，煎煮炒的鸡蛋，他胖胖的手抱着大碗，大口吞咽，明明已经饱了，含着泪还要再多塞几块肉，多喝几口奶。

每天早上称重，数字的增长是子宽塞下每口饭的动力。每增重一斤一两，他都骄傲地向父亲报告。

每天三餐都吃到胃发胀，但他临睡前还再逼自己吃碗泡面。吃得太难受时，他放下筷子发愣，嘴边挂着面条，3个煎蛋还等在盆中……“每天都数不出来几顿，只要感觉能吃下他就吃。”母亲看着儿子吞咽得难过，既不忍又无措。

家里的餐桌从没有这么密集地出现过荤菜，都是在超市上班的母亲带回来的。弟弟妹妹虽然也想吃，但懂事地把荤菜留给哥哥，而子宽会趁爷爷奶奶不注意，给他们碗里放个鸡腿。

路炎衡的微博，忠实记录了儿子变胖的过程——体重增长到穿不下衣服，再到走路时大腿根的肉被磨烂。

原本心脏就疼的父亲，看着无比心疼。

再看到子宽的体检报告中有轻度脂肪肝时，路炎衡更为难受，“短期增肥对孩子身体有伤害，我特别亏欠他，没有给孩子们创造一点物质条件，还让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他甚至觉得自己“给孩子的童年添加阴影了”。

子宽则在慢慢适应自己变得很有负担的身体：走路时，他习惯性把双腿分开，灼烧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以前他喜欢跑步，如今只跑几步，头上的汗就像被雨淋过一样，那就索性少跑。

“爸爸你放心，我现在是家里的小男子汉，等你病好了再来当大男子汉吧。”刚放暑假，子宽就接替母亲，推父亲去医院输血，上医院门口大坡时，小小的身体用足力，直喘粗气。

第三天“大山”

9月8日，捐髓前一天，要化验血常规。短期增肥的子宽，胳膊上的血管难找，白挨了一针，姑姑有点难受。他安慰姑姑说没事，奶奶包的饺子快送来了，是他最爱的猪肉芹菜馅。

医生给家属们开会说，每个病人身后都有三四个后盾，这是在一起打仗。

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战争，甚至需要举家族之力。

更何况，对于这个典型的中国农村家庭而言，治疗费是如影随行的大山。

家里种了两亩多小麦和小米，一年收入三四千元；李金鸽在超市打工，月入2000多元。路炎衡生病这几年，住院吃药已让家里举债，骨髓移植至少需要50万元——这数字根本无法想象。

“我体重够了，但还不手术，肯定是没钱了。”6月最后一天，子宽已有96.7斤，可手术还是没影的事。家里准备卖房，可这农屋许久也无人问津。

一向要强的爷爷，丧子时没流的泪，这次流了：既记挂儿子，也担心孙子。奶奶更是整日肿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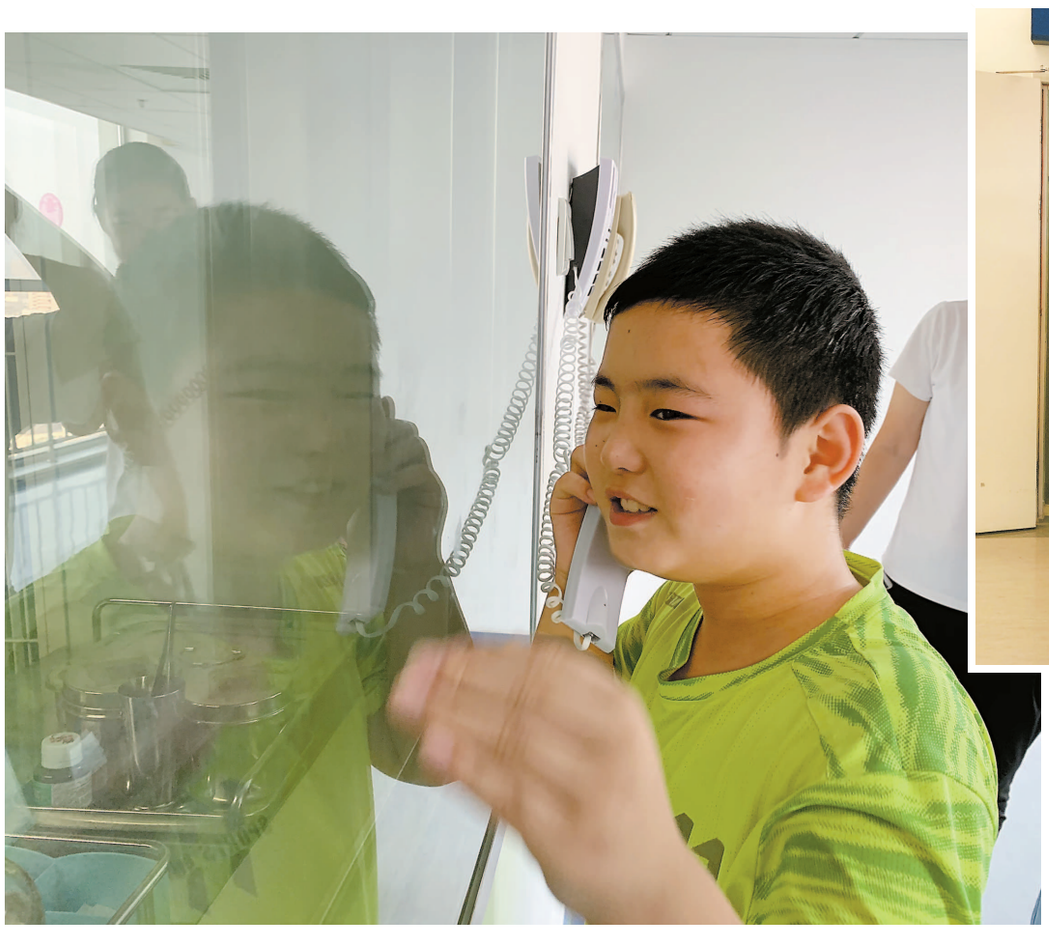
他们去找亲朋借救命钱。一考虑偿还能力，有的亲戚拿几百元出来，说还不了就算了，甚至有亲戚说他们借钱没诚意。

听说蝉蜕能换钱，一放暑假，子宽就带着弟弟妹妹每天去村边杨树上捡蝉蜕。尽管，3个孩子每天拎回来的一袋只能卖2元。

夜里，子宽还会跟爷爷奶奶去捉蝎子，在人烟稀少的地里或岸边，用紫色的灯照，拿镊子夹起变荧光的蝎子，捉进罐子里。子宽毫不害怕，因为，3个晚上捉的蝎子能卖100多元。

可这些对手术费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直到路炎衡给当地电视台打出电话，媒体拥入子宽家，困境才得以摆脱。



▲9月9日早上，捐完骨髓出来的子宽受到医护人员的表扬，姑姑赶紧接过他手里的血袋。

◀9月6日下午，子宽和妈妈、姑姑一起去探视爸爸。他让爸爸安心，好好吃饭，自己也会加强营养。

均刘雪妍 摄

黑洞洞的摄像头对着，上面还架着话筒，屋里只留子宽一人，没人教他说什么，他就自己开始了：“我叫路子宽，是个胖胖的人……”

他的笑脸招人喜欢。视频下方，网友评论：“路子宽小朋友，你以后的路子一定会宽的！”

仅仅半个月，捐款达到近百万元，手术费终于有了着落。

一家人赴京看病的前一晚，从辉县输完血，路炎衡说要自己转转。正在收拾行李的李金鸽，忽然收到路炎衡的微信，让她退掉去北京的高铁票。“我们当时特别着急，给他打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只能坐在家里等。”

临近半夜，路炎衡骑着电动车回了家。沉默许久，他还是让妻子继续收拾东西去北京。

李金鸽后来才知道，丈夫那天晚上是怕了，真的筹够了钱，心里却没底，“因为这一次就到生死之间，成为弦上的箭了”。

第四天“敌人”

9月9日，子宽在等候采骨髓的半个多小时里，只是安静坐着，术中还陪着医生聊天。医生告诉他已经结束时，他说：“这么快！我还没觉得疼呢。”

实际上，采骨髓前一夜，子宽醒了五六次，不停问陪床的姑姑天亮了没。清晨5时多抽过血，他就睁眼等着进手术室。

这个漫长的夜晚，路炎衡也没睡好。李金鸽告诉丈夫不能哭，“要战胜病魔，你弱它就强”。

进无菌舱前，路炎衡还笑着对妻子说，“每天我要吃炖排骨、牛肉、羊肉”。当化疗真的开始后，他难受得一口都吃不下。

“每天送新的饭，拿老的回来，经常都是原封不动。”李金鸽说，只要医生不说禁食，家属都会坚持送，哪怕病人吃完吐出来也好。

每天3顿饭，她从早上5点多开始准备，水果也要蒸熟，一个橙子9.3元，她原来从没买过这么贵的，路炎衡却没吃一口。

给丈夫做饭要无菌化，李金鸽恪守这一点——荤菜只敢买活鱼活虾，西兰花等不易清洗的蔬菜不能买，做菜要少油少调料；饭盒洗干净后放进消毒柜，用之前在开水里再煮30分钟；送进无菌舱的所有东西，医院都会再进行一次高温灭菌，所以不管是餐具还是吸管都要套双层塑料袋，中间加一点清水隔热防止变形。

李金鸽到现在也想不通，“好好一个人，怎么就不造血了呢？”子宽奶奶也一直在问，“你说怎么就得了这种怪病？”

为什么是我？这事为什么发生在我家？得病的人和家属问了无数遍。

即使在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例在亚洲领先的医院，也没有医生能给出确切原因。

有朋友打电话来问康复时长，李金鸽难以回答，骨髓移植结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之后他就和一个婴儿一样，更要好好保护”。

“万里长征第一步”，这话在病房走廊里听得最多。

病人们被照顾得细致，家属们对自己就没那么讲究了：前一天剩下的包子，放了一宿的面，就一点咸菜，就是今天的早餐。

三十出头的女人，正吃着饭就放下筷子，带着哭腔说，“在医院怎么这么难熬？比干什么都难熬！”

觉得难熬的时候，子宽会打一会儿游戏，虽然“平时上学的时候根本就想不起来玩”，而今却让他放松。他一枪枪打倒“敌人”，大喊大叫，就像自己的健康细胞向爸爸体内的坏细胞发起攻击一样。

游戏里的人拥有酷炫武器，还可以无限次复活，但问他是否想活在游戏里时，他果断回答：不想，因为“家人都不在”。

第五天 家人

9月10日的采血从早上8点半开始，干细胞采集室里的供者陆陆续续出来。5个小时过去了，路子宽的名字还没被叫到，母亲和姑姑等得有些着急。终于见到他时，孩子眼睛肿肿的，说自己头晕。他举起手数着，“我现在身上的针眼得有20个”。

原以为采完骨髓就能先出院，等第二天再来采集造血干细胞，没想到大腿内侧采髓后埋了针，要多住一晚。一听到不能出院，采骨髓都没哭的子宽一边输着血，一边噘嘴哭了。

母亲以为他是在医院住得太难受，鼓励他要懂事，坚持到最后一天。不料，子宽说：“不出院就不能去看我爸。”

虽然在同一栋楼里，住院的子宽却不能从11层上到15层去看父亲。他掰着指头数，“我都3天没去了”。

路炎衡可能不知道，子宽特别崇拜他——爸爸骑摩托车既快又稳，还会修很多东西。“这手机就是我爸修好的！”他拿着姑姑的手机给记者看，言语里满是骄傲。

住院前，路炎衡在医院附近租了房。楼层很高，子宽说：“高了空气好，卫生，这可是我爸找的！”在他心里，爸爸永远就是那个骑车载他吹风涉水，无所不能的爸爸。

来的记者越发多了，一次子宽对母亲说：“我不想让记者来了，问得我伤心。”因为，竟有不止一位记者让他假设，如果有天爸爸忽然离开了……

为父亲捐骨髓的子宽，在医院里并非特例。但懂事至极的他，又的确是个特例。

血液病区走廊里的患者家属看到子宽，会直接说，“这供者体格真不错”，语气平常。记者采访数日，见到了不止一位孩童供者，有个9岁小姑娘也是为父亲捐骨髓。

还有一个13岁女孩，为母亲捐骨髓，快进手术室时突然反悔，任凭父亲和护士怎么劝都只不动弹；等父亲换上全套衣服陪她，她才磨蹭着进去；骨髓采完后她不肯下床坐轮椅，可没人抱得动体重140斤的她，医护人员只得启用备用床把她推出去。

截至今年8月31日，中华骨髓库的捐献造血干细胞例数为8800，患者申请查询人数为81799。

如果库容更大，如果患者找到合适配型的机会更多，像子宽这样的孩子或许就不用承受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眼下，子宽很想回老家，“想弟弟妹妹，想小伙伴，想去大队玩”。

正是山楂成熟的季节，家里几棵大山楂树，“结的山楂可大可漂亮了”，奶奶煮的山楂水，是子宽迅猛增肥时觉得最好吃的健胃药，也是路炎衡化疗难受时尤其想喝却不能喝的。

子宽巴望着，到明年山楂红遍树梢时，就能和爸爸一起喝奶奶煮的山楂水了。

秋季防秋燥养生，西洋参泡水很适合！

西洋参中秋优惠三天

仅1.1元/克，限时！

前10名到店订购再送68元长白山鲜人参1支！

什么样的西洋参才是好参？

挑西洋参，除了看产地之外，参味、颜色、体型都是判断是否优劣好坏的标准之一。一般来说，好的西洋参单支净重在12g以上，且带有芦头，表皮有一定的皱褶，颜色偏点黄色，最重要的是切片泡水，闻一闻尝一尝参味浓郁，后有甘甜。

中大支，带芦头，参龄长、参味浓，真正好西洋参！

一、好的西洋参，挑出来

西洋参，分产地，更分国产和进口，究竟什么样的西洋参适合消费者呢？一般来说，买西洋参最好是买干支，没疤痕，没虫蛀，不打蜡，不着色，这样的干支西洋参自己加工，切片打粉均可，很放心。

二、好的西洋参，关键看参龄

西洋参作用好不好，与人参皂甙的含量高低直接有关，一般来说，参龄长的西洋参品质相对好。当然，品相、口味、支位都关系到西洋参的价格，老百姓在选西洋参前，最好问清楚，自己品尝下，选适合自己的。

品　级	活动优惠价	特别买赠
国产中支西洋参	1.5元/克	买500g送150g同品 最低折合1.1元/克
国产大支西洋参	2.3元/克	买300g送100g 买500g送200g同品
花旗参	4元/克	
加拿大西洋参	4.2元/克	

广告 晓宝良品

地址：南京西路555号二楼212-213

徐汇店：桂林路402号诚达创意园一楼（退休健康生活馆）

订购热线：021-61461666（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这一夜的上海扑朔迷离

上海1931

吴基民 编

但是在离开南京之前，钱壮飞还有许多紧急的公务要处理。首先他要将上个星期中央调查科派往各地的特派员的人员名单和组织状况抄录下来，这是一份重要的情报，以后怕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其次他要将珍藏在自己身边的密码文本彻底销毁，这件东西已经失去它的意义，徐恩曾恐怕再也不会去用它了。再有……对了，他要将徐恩曾交付给他的钱款账目整理清楚，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他不能背一个“携款潜逃”的黑锅。最后……留在南京的钱椒和钱江该怎么办？带着他们一块儿去上海？噢，不行，一则这里是国民党的特务窝，周围不知道有多少双鹰犬般的眼睛在监视着，3个人一块走目标太大；更主要的是他此行任务艰巨，丝毫也不能出丁点差错。但是将他们留在南京……他再也坐不住了。

唉，难呵难呵。他燃了支烟，在屋内转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想出了一个应急的方法：给徐恩曾留一封信，一则要好好谢谢他的“知遇之恩”；二则也要告诉他：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因为他的缘故滥杀无辜，迫害自己的儿女……他知道徐恩曾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徐恩曾丑事做得实在太多了，有这些把柄在自己手中，谅徐恩曾也不敢怎样！

等他将所有的事都做好了，东方也已经透出了一线霞光。他将从汉口发来的那些急电以及留给徐恩曾的账册和信整理在一起，走到楼下徐恩曾的办公室里，将它放到徐恩曾的写字台上，然后细心地锁上了门。他路过一间住着自己一位“朋友”的写字间，拿起桌上的裁纸刀将桌上的一张地图划了一个十字，他相信这位朋友是会明白自己的意思的。最后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这一间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办公室，幽默地给了它一个飞吻，算是和它“永别”了。他穿上便服，伸了一个懒腰，摆出一副到夫子庙去散步喝茶的样子，闲散地步出了警卫森严的正元实业社……

让我们还是再回到上海。浙江路112号清和坊中央军委联络点里，烟雾缭绕，静寂无声，每个人都在抽烟，默默地注视着周恩来。只见他抽着烟，呛得自己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来……

“恩来，你……你快拿主意呵！”身边又传来陈赓焦虑的声音。他苦笑了一下，终于回过神来，问陈赓：“这件事你反复核实过了？”

陈赓回答：“钱壮飞让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寻李克农。钱壮飞不晓得顾顺章去汉口，我想这个情报决不会错！”

周恩来望了陈赓一眼又问：“上海方面有什么动静？”“我找了杨登瀛，他说陈立夫、徐恩曾在上海度了周末才回南京，目前上海方面没什么动静。”

周恩来伸手向陈养山又要了一支烟，陈养山迟疑了一下递了给他，只见他捏在手里搓来搓去，好像并不打算抽它……

是呀，当时地下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共有几十处，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和机要人员加起来有500多人，所有这些机关、这些人都要撤离，如果情报不实，那损失就大了。但是万一……万一这情报是真的呢？如果让敌人首先动手，而我们的行动慢了一拍，那损失就更加惨重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周恩来一下子扔掉了手中的烟，下定了决心，他站起身来刚要说话，只见邓颖超匆匆赶来……

“小超，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周恩来一脸惊讶。

“噢，陈赓也在这儿。”邓颖超看了陈赓一眼接着说：“刚才聂荣臻找到我，说是有一个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先生到了上海，到处在寻陈赓，结果找到了他那儿去，他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了！”

“噢，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陈赓意味深长地看了周恩来一眼。

“我已经晓得了。”周恩来转过身去对陈赓讲：“陈赓，你马上通知中央特委的同志到四马路福兴字庄开会……”他又看了下手表：“现在已下午2点了，会议时间就定在3点半。对，你再去亲自通知一下赵容（康生）和江南省委组织部的陈云同志，让他们也来参加。”

“好的。”陈赓匆匆走了出去。

“陈养山，你马上去调集一些特科的同志，人数不要太多，与顾顺章私人关系密切的一个也不要。今天晚上可能会有点行动。”“是。”陈养山也匆匆走了出去。等陈赓、陈养山都走了，周恩来这才转过身对邓颖超讲：“小超，看来我们又得搬家了。”

福兴字庄在上海天蟾舞台隔壁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号），楼下是周生赉开的私人医院，楼上便是熊瑾玎、朱端绶开的福兴字庄，其实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密机关，只有很少几个人才晓得这家福兴字庄的真实情况。

当周恩来处理完了一些紧急公务赶到福兴字庄时，赵容已经第一个等在那儿了。

周恩来还没有和赵容说上几句话，向忠发、卢福坦、罗登贤、陈赓、陈云以及在中央特科四科担任领导工作的李强等都先后走了进来。王明没有来，他让博古作为他的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

周恩来见人到得差不多了，站起身来神色严峻地讲：“今天，中央特委召开一个紧急的扩大会议。大家都已经晓得，顾顺章叛变了，情况非常危急，中央必须在今天晚上立即采取应变措施……”

这一夜的上海暗潮涌动。

这一夜的上海血雨腥风。

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开始搬迁。这一天是4月26日，星期天。距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不到36个小时。距周恩来获悉这一情况不过10个小时。这一夜的上海扑朔迷离，杀机四伏，后果严重，影响深远。似乎注定要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九）

连　载